

電太炎重訂三字經(二)

以下照錄太炎先生重訂之三字經，分別標明「原文」「增入」「更定」三項，其附註則摘要簡錄。

「原文」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苟不教，性乃遷，教之道，貴以尊，昔孟母，擇鄰處，子不學，斷機杼，

「更定」荀季和，有義方，教八子，名俱揚。(按)原文為魯燕山，有義方，教五子，名俱揚。

太炎先生更定為荀季和，教八子，附註云：荀季和東漢時顯陰人，桓帝時補朗陵侯相，蓋事明理，稱為神君，有子八人，並有才名，時稱之為八龍。

「原文」養不教，父之過，教不嚴，師之情，子不學，非所宜，幼不學，老何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義，為人子，方少時，親師友，習禮儀，香九齡，能溫席，孝於親，所當識。

「附註」黃香東漢時安陸人，九歲失母，事父至孝，夏月扇枕席，冬月則以身溫被，通經史，能文章，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香。

「原文」鵬四歲，能讀梨，弟於長，宜先知。

「附註」孔融東漢時人，年四歲時，與諸兄分梨，融獨取小者，父問其故，融曰：見年小，當取小者。

「原文」首孝弟，次見聞，知某數，識某名，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萬，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

「附註」天地人為三才，見「易繫傳」日月星為三光，見「白虎通」。

「原文」三綱者，君臣義，父子親，夫婦順。

五十年上海滄桑錄

勞績孟述 華冰子記

「附註」君臣父子夫婦為三綱，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為六紀，見「白虎通」。

「原文」曰春夏，曰秋冬，此四時，運不窮，曰南北，曰西東，此四方，應乎中，曰水火，木金土，此五行，本乎數。

「附註」書經有「咸」卦，咸，五，行，疏稱五行謂水火木金土也，分行四時，各有其德。

「增入」十干者，甲至癸，十二支，子至亥。

「附註」十干為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二支為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相傳天學氏所創，黃帝時十摠氏始以天干配地支，作甲子以紀日，如甲子，乙丑，甲戌，乙亥之類。

「增入」曰黃道，曰所羅，曰赤道，當中權。

「附註」黃道為天球上立之一大圈，為一年內地球上所見太陽經行之路，即地球軌道之市面，與天球相交之線，赤道為距南北極各九十度之圈，天球上亦有之，即由地球赤道之平面而擴大之，與天球相交而成者也。

「增入」赤道下，溫暖極，我中華，在東北。

「附註」我國在亞洲之東南部，東起於東經一百三十五度，西起七十度零二十一分，南起於北緯十五度四十六分，北起五十分。

「增入」塞煥均，霜露改，右高原，左大海。

「附註」我國西北多為高原，一出海面二百宋突以上之平地地面平坦而無凹突者通稱高原如西藏青海蒙古及與英分界之帕米爾皆是。東南臨東海南海。

(未完)



僑樂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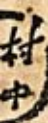
熱與冷

冷氣舞 一法

吸假毒品，可能是戒毒

同一例看

這種屬於哺乳類的小動物，時常要到洞外找尋食物，並不是永遠生活在洞裏的



劇表演熱烈

角子老虎戲領牌，一舉

多川所以鳥島在

章太炎重訂三字經(三)

「增入」曰江河，曰淮濟，此四瀆，水之紀。

「附註」此四水古稱四瀆，皆流入海，今淮寧於運河，濟入於黃河，所存惟二瀆，江爲揚子江之簡稱，發源於青海巴顏喀喇山之陰，經過雲南四川湖北湖南安徽江蘇入海，凡長九千九百六十里。河即黃河，發源於青海巴顏喀喇山之陽，經過甘肅綏德陝西山西河北山東入海，長八千八百餘里。淮水發源於河南省桐柏山，經安徽入蘇，幹流自淮陰以下合於運河。濟水發源於河南王屋山，本過黃河西南，東流至山東，與黃河並行入海，今下游爲黃河，大清河小清河所佔，僅存發源處而已。

「增入」曰岱嶽，嵩衡，此五岳，山之名。

「附註」岱山即東嶽泰山也，在山東泰安縣北，周一百六十里，高四十餘里。嵩山即中嶽，在河南登封縣北，週一百三十里，高二十二里。恒山即北嶽，在河北省曲陽縣山西渾源縣之間，自漢以來，皆祀於曲陽，至前清改祀於渾源。衡山即南嶽，在湖南衡山縣西北三十里，梁武帝稱衡山爲南嶽。華山即西嶽，在陝西華陰縣南。

「增入」古九州，今改制，稱行省，二十

二。
「附註」古時分天下爲九州，夏朝以濟、兗、青、豫、豫、荆、揚、雍、梁爲九州，殷朝以冀、豫、徐、揚、幽、雍、營爲九州，周朝以冀、豫、徐、青、兗、雍、幽、梁并爲九州，自秦以後，改爲郡縣，民國初，定江蘇、浙江、福建、廣東、山西、陝西、河南、河北、甘肅、安徽、湖南、湖北、江西、四川、雲南

五十年入海滄桑錄

勞緯孟述 莫冰子記

遼寧，廣西，貴州，吉林，黑龍江，新疆爲廿二行省，民國十七年，又設雲南、青海、綏遠、察哈爾、熱河、西康三省，共廿八省、外蒙西藏，仍爲屬地。

「增入」曰士農、曰工商、此四民、國之良、臣卜相、皆方技、星堪輿、小道泥。
「附註」醫卜相皆始於三代之前，星命則始於唐之李虛中，詳於宋之徐子才，以人生之年月日時，推算命祿，世稱星相家。堪輿爲天地之總名，堪爲天道，輿爲地道，今則稱相地者

爲堪輿家。

「增入」地所生，有草木，此植物，爾水陸，有虫魚，有鳥獸，此動物，能飛走。
「原文」稻粱菽，麥黍稷，此六穀，人可食。馬牛羊，雞犬豕，此六畜，人所飼，曰喜怒，曰哀懼，愛惡欲，乃七情，曰仁義，禮智保，此五常，不容紊。

「增入」青黃，及黑白，此五色，目所識，酸苦甘，及辛鹹，此五味，口所含，麴焦香，及麴朽，此五臭，鼻所嗅，官商角，及徵羽，此五音，耳所取。

「附註」官商角徵羽，則以清濁高下分之，宮最下最濁，商次下次濁，角在清濁高下之間，徵次高次清，羽最高最清，詳見通致(徵讀若止)。
「原文」匏土革，木石金，與絲竹，乃八音。

「附註」金爲鐘，石爲磬，絲爲琴瑟，竹爲簫管之屬，匏爲笙芋之屬，土爲壎，革爲鼓，木爲祝啓。
「增入」曰平上。日去入，此四聲，宜調

叶。
「附註」四聲所謂叶文詞，齊周類始作四聲切韻。

(未完)



僑樂村

一之爲甚

村中

內，色狼兩
次非禮女童

想起我們應建未建的大會堂

行止

新交通燈，各處先後安

地無邊五環相通的會旗升起，會旗將近到桿頂時，人們才發覺升起的是五環相連會旗，而是另一面而

韋太炎重訂三字經(四)

「原文」九族者、序宗親、高曾祖、父而身、身而子、子而孫、至曾元、五倫者、始夫婦、父子先、君臣後。

按此段首二句及末四句，均為太炎先生所更定。「附註」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五者均屬人倫，故曰五倫。

「增入」次兄弟、及朋友、當順叙、勿違負、有伯叔、有舅甥、婿婦翁、三義名。

「附註」三黨謂父族母族妻族也。

爾雅云：父之黨為宗族，母與妻之黨為兄弟。

「增入」斬齊衰、大小功、至緦麻、五服終。

「附註」斬衰服之最重者，齊衰次於斬衰，皆三年之喪服，大功九月，小功五月，緦麻則五服中之最輕者。(齊讀者諸，襄讀者僅。)

「原文」凡訓蒙，須講究，明訓故，明句讀。

「附註」註解文義曰訓故，亦曰訓詁，文詞之未成句者曰讀。(讀者豆)

「增入」讀樂射，御書數，古六藝，今不具。

「附註」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數，五曰六書，六曰九數，詳見



僑樂村

五十年入海滄桑錄

外傳孟述 莫冰子記

「增入」楷書學，人共識，既識字，講說文。「附註」說文為漢許慎所撰，推究文書之義，以小篆分五百四十部，計九千三百五十六字。

「增入」有古文，大小篆，隸草隸，不可亂。「附註」古文，上古之文字，即像形體也，大篆為周宣王時史籀所作，亦謂之籀文，小篆為李斯所作，亦謂之秦篆，隸作於秦下書，

始於秦漢之間，各字不連綴者，謂之草草，晉以後復有連綴者，謂之今草，起於草稿，未詳作者姓名。

「增入」若廣學，懼其繁，但畏說，能知原。

「原文」為學者，必有初，小學終，至四書。

「附註」小學即上文所謂書學，四書謂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也。宋淳熙時，始有四書之名按原文本為「由孝經至四書」，太炎先生更定為由小學至四書。

「原文」論語者，二十篇，號弟子，記善言。孟子者，七篇是，辨王霸，設仁義，中庸者，子思學，中不偏，庸不易。

「附註」論語為孔子弟子所記夫子之言行，孔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曰論語，子思為孔子孫，孟子為子思之弟子。(按)此段太炎先生畧有申定，如辨王霸句是。

「更定」大學者，學之程，自修齊，至治平，此二篇，在禮記，今單行，自元晁。

「附註」中庸大學一篇，為禮記篇名，謂明明德親民之學，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推而至齊家治國平天下，禮記為漢末馬融訂定，計四十九篇，宋時朱熹(字元晦)將中庸大學一篇，編為單行本。

「原文」四書通，孝經熟，如六經，始可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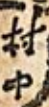
「附註」孝經書名，孔子為曾子陳孝道而作，通行者有古文本，今文本。

「增入」六經者，統儒術，文作周，孔子述。

「附註」易經書名，詩經本為廟堂樂章，與周易歌謠，古凡三千篇，孔子刪為三百十五篇，分國風、小雅、大雅四體，書即尚書，為上方典製訓詁之文，計五十九篇，禮記為孔子弟子及後學所記，戴德所定者為大戴記，戴聖所定者為小戴記。春秋魯史記之名，由孔子刪定之。樂經已亡於秦，今不可考。(未完)

失事原因

貨車進 坐。



小童，闖入 了商店。

在巴士上，男女可學位 有此一說

該孩長得特別結實，特別健美，織布是她的特長。和兩伴其他的婦女一樣，她們穿的是紗裙，每天行

因是 偉大 犧牲 了這 須找

竟太炎重訂三字經(五)

「原文」有連山，有歸藏，有周易，三易詳。有典謨，有訓誥，有誓命，書之奧。曰國風，曰雅頌，詩四詩，當諷誦。

「附註」連山易相傳而彖氏所作，或謂夏易，隸藏易相傳黃帝所作，或謂殷易，周易為文王周公孔子所作，皆古者卜筮之書也。

「更定」周禮者，第六官，禮儀者，十七篇，大小戴，集禮記，述聖言，禮律備。

「附註」周禮為周公且所擬周室之官制，分為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

「原文」王遼息，春秋作，寓鳴臆，別善惡，三傳者，有公羊，有左氏，有穀梁。

「附註」公羊傳為周於羊高所撰。左傳為左邱明所撰，左為魯之太史，孔子同時入。穀梁傳為周穀梁赤所撰。

「增入」爾雅者，義辨言，求經訓，比其先，註疏備，十三經，惟大戴，疏未成，左傳外，有國語，合羣經，數十五。

「附註」爾雅未詳何人所作，大抵始於周公孔子，成於孔子門人，又經漢儒增補而成。十三經為易、詩、書、禮記、春秋、周禮、儀禮、孝經、論語、爾雅。孟子。國語。周左丘明作，今本廿一卷。

「原文」經既明，方讀子，提其要，記其事。

「附註」凡著述能成一家言者，如儒家、兵家、法家道家等書，統稱子書。

「增入」古九流，多亡佚，取五種，修文質。

「附註」儒家者流，道家者流，法家者流，名家者流，墨家者流，縱橫家者流，雜家者流，農家者流，陰陽家者流，是為九流。

「原文」五子者，有荀陽，文中子，及老莊。

「附註」荀子、周荀况撰。揚子決官，漢揚雄撰，雄字子雲，並著有太玄經等書。文中子即中說，隋王通撰，通字仲淹。老子即道德經，分上下二篇，周李耳撰。耳字伯陽，謫居莊子即南華經，周莊周撰。

「原文」經子通，讀諸史，考世系，知終始，自衰農，至黃帝，並項嶺，在上世。

「附註」伏羲氏或作伏戲氏，亦稱太昊氏，姓風。神農氏亦稱烈土氏，又稱炎帝，黃帝

五十年入海滄桑錄

勞緯孟述 莫冰子記

軒騎氏亦稱有鬲氏，姓公孫。顯瑣黃帝之孫，亦稱高陽氏。帝嚳亦稱高辛氏，是為五帝。

「更定」堯舜禹，應尊位，號唐虞，稱二帝。

「附註」堯辛農之子，封於陶，及封於唐，故稱陶唐氏，姓伊祁，號放熊，禪位舜與。舜姓姚，受堯禪為天子，都于蒲阪，兩遷崩於蒼梧之野。

「原文」夏有禹，商有湯，周文武，稱三王。

「附註」禹治水有功，封於夏，故號夏禹，後受舜禪為天子，姓姒。成湯，契之後，履，伐夏桀，代夏有天下，國號商。文王名昌，武王名發，代商有天下，都鎬，姬姓，三代之王，世稱三王。

「原文」夏傳子，家天下，四百載，遷夏社，湯伐夏，國號商，六百載，至紂亡，周武王，始封紂，八百載，最長久。

「附註」禹受舜禪為天子，國號夏，都安邑，禹崩，傳位於啓，為傳子之始，後世稱家天下，凡十七傳，四百二十代，為成湯所滅。夏桀無道，成湯伐之，遂代夏有天下，都邑，國號商，殷庚時，遷都於殷，改國號曰殷，至武王又遷都朝歌，凡二十八傳，六百六十年，為周所滅。武王伐紂，代商有天下，都鎬，國號周，凡三十八傳，八百六十七年，為秦新滅。(未完)



僑樂村

罪案

嚴重罪案，數月已說滅了。

不拍照片那便更好了。前事不忘。

也作她的絲眉，高呼擁護人權及反對封建殘餘的足入婚制的延緩，這事件連法政界也震動了，延至現在

夏太炎重訂三字經(六)

「增入」周共和，始紀年，庶官幽，始重遷
 「附註」周厲王出奔後，平宣王即位前，凡十四年，號為共和。宣王是厲王子，名靜，曾中與周室。幽王名宮涅，為犬戎所殺，西周亡。平王是幽王子，遷都洛陽，史稱東周。

「原文」周厲王，王綱廢，湯干戈，尙游說，始春秋，終戰國，五霸強，七雄出。
 「附註」邊北僻以動人聽，謂之游說。

「原文」周厲王，太炎先生口為周道衰。魯隱公元年起，為春秋時代。周恭末年，起為戰國時代。齊桓，晉文，宋襄，秦穆，楚莊為五霸。燕趙魏韓齊楚，亦稱七雄。

「原文」嬴秦氏，始併，傳二世，楚漢爭。

「附註」二世為胡亥，在位三年，為趙高所弑。項籍字羽，起兵於吳，自號西楚霸王。劉邦字季，起兵於沛為沛公，項羽封為漢王。

「原文」高祖興，漢業建，平莽平，王莽篡，光武興，為東漢，四百年，終於獻。
 「附註」高祖用虛信陳平，率諸侯軍圍項羽於垓下，羽亡，漢遂有天下，至平帝為王莽

所篡，西漢亡，王莽自稱新皇帝，後為赤眉王所殺。光武帝名秀，起洛陽，故號東漢，至獻帝為曹操子曹丕所篡，西漢凡十二主，一百一十二年，東漢凡十二主，一百九十六年。
 「原文」魏蜀吳，爭漢鼎，號三國，迄兩晉。

「附註」魏曹操，蜀劉備，吳孫權，三方爭天下，統稱三國，及司馬炎篡魏，三國始亡。炎既有天下，都洛陽，國號晉，凡四主，五

五十年人海滄桑錄

勞績孟述 董冰子記

十二年，為前趙所滅，是為西晉。元帝渡江，即位建康，凡十一主，一百零三年，是為東晉，禪位於宋。

「原文」中齊繼，梁陳承，為南朝，都金陵，北元魏，分東西，宇文周，與高齊。

「附註」宋劉裕受晉禪，凡八主，五十九年，禪位蕭道成，國號齊，齊凡七主，二十三年，禪位於蕭衍，國號梁，梁凡四主，五十五

年，禪位於陳霸先，國號陳，陳凡五主，三十一年，禪於隋所滅，均都金陵，史稱南朝。北魏平車族拓跋珪，都盛樂，後遷洛陽，復分東西，東魏嘗於高洋，西魏基於北周宇文覺，北周又滅北齊，旋又為隋所滅，史稱北朝。

「原文」旋至隋，一土宇，不再傳，失統緒，唐高祖，起義師，除隋亂，創國基，二十傳，三白載，聖滅之，國乃啓。

「附註」南北朝對立一百五十年，至隋始統一，隋文帝揚翠蓋而滅陳而有天下，凡歷四帝，二十九年，禪於唐。隋末天下大亂，李世民勸其父李淵，起兵蕩平天下，受命降禪，國號唐，都長安。唐高祖李淵既有天下，凡傳二十主，二百九十年，為盛所篡。

「原文」梁唐晉，及漢周，稱五代，皆有由。

「附註」梁，朱全忠凡三主，十八年。唐，李全忠，凡四主，十五年。晉，石敬瑭，凡二主，十二年。漢，劉知遠，凡二主十五年。周，郭威，凡三主，十二年。基於宋，史稱後五代，以別於宋齊梁陳隋之前五代。
 (未完)



僑樂村

出入平安

今年入

工展會，可從澳門。

人感到寂寞。

觀點不同

在查舞表演。

像，也早已不復是一個神秘的謎。近年來那些瑣瑣及的泰國人都嚇壞了怪病，加納邦已稱病死，他忍受了可怖的作樂吧



從澳門。

章太炎電訂三字經(七)

「原文」趙宋興，受周禪，十八傳，南北混。

「附註」宋太祖趙匡胤，篡周有天下，都汴，傳不徵飲二宗，爲金人所執，是爲「北宋」。

高宗南渡，偏安臨安，是爲「南宋」，凡十六主，二百十七年，爲元所滅(恭帝北去，端宗立，端宗崩，衛王立於崖山，共爲十八傳)。

「更定」元與金，皆夷裔，元滅之，絕宋世。

「附註」東胡種，姓耶律氏，初名契丹，後稱遼，爲金所滅。金，女真族，姓完顏氏，爲元所滅。

「增入」遼中國，步戎狄，九十年，返沙漠。

「附註」元爲蒙古族，姓却禮氏，滅金滅宋而有天下，自忽必烈入主中原後，凡十主，九十一年，爲明所滅。

「更定」太祖興，稱大明，祀洪武，都金陵，追成祖，遷宛平，十六世，崇禎，權國肆，流寇起，自成人，神聖。

「附註」明太祖朱元璋，代元有天下，爲都金陵，定年號爲洪武。明成祖名棣，太祖第四子，罷濠北平，太祖崩，起兵逐建文帝，改元永樂，遷都燕京，即宛平，今之北平也。當燕

宗時，大亂魏宗賢，國祚國政，殺魯忠貞，聖恩宗時，已漢寇四起，李國王自成，攻陷北京，崇禎帝預首煤山，明遂亡，凡十六帝，三百七十六年。

「更定」清太祖，興遼東，金之後，受明封，至世祖，乃大同，十二也，清祚終。

「附註」清爲金之後，姓愛新覺羅，明代宋葉，編起遼東，至太祖始稱帝。李自成陷北京，吳三桂迎清世祖兵入關，遂代明有天下，傳至宣統，攝位民國，凡十主，二百六十八年。

五十年入海滄桑錄

勞緯孟述 莫冰子記

自太祖努爾哈齊至宣統，共爲十二世。

「更定」凡正史，廿四部，益以清，成廿五。

「附註」廿四史爲清乾隆時所定，漢司馬遷之史記，後漢班固之漢書，宋范曄之後漢書，晉陳壽之三國誌，唐房元齡之晉書，梁沈約之宋書，蕭子顯之南齊書，唐姚思廉之梁書，陳書，北齊魏收之後魏書，唐李百藥之北齊書，令狐綯之周書，魏徵之隋書，李延壽之南

史紀史，後晉劉之禮唐書，宋歐陽修之新唐書，薛居正之舊五代史，歐陽修之新五代史，元托克托之宋史，遼史，金史，明宋濂之元史，清張廷玉之明史。

「更定」史雖繁，讀有次，史記一，漢書二，後漢三，國志四，比四史，最精致，先四史，後通鑑，參通鑑，約而精。

「附註」資治通鑑，宋司馬光撰，起戰國，終五代，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世稱水先生。

「更定」歷代事，全在茲，載治亂，知興衰，讀史者，考實錄，通古今，若親目。

「增入」津寶，及許鄭，皆經師，能述聖，宋周程，張朱陸，明王氏，皆道學。

「附註」賈誼字景伯，平陵人。董仲舒，廣川人。許慎字叔重，東漢時汝陽人。鄭玄字康成，東漢高密人。周敦頤字茂叔，世稱濂溪先生。道州人。程頤字伯淳，世號明道先生。其弟頤，字正叔，號伊川先生，洛陽人。張載，字子厚，世稱橫渠先生。人，朱熹，字元晦，婺源人。陸九淵，字子靜，世稱象山先生，金谿人。王守仁，字伯安，世稱陽明先生，餘杭人。

「宋完」

縱有聖賢的工姐，未必有補子攝位的雙脚。
新興事業
種金調術，又有發現



僑樂村

不合時宜
商店晚
有補子攝位的雙脚

早幾年，興飛只
是市井無賴之徒，體
誓不成，做高更不成
，到成廢是惹非；可
是，近年興飛却大此

太炎重訂三字經(八)

增入一屈賦，本風人，魏都枚，擊擊
賦，韓與柳，並文雄，李若杜，爲詩宗。

附註一屈原名平，別多靈均，戰國時楚
人，謫謫。鄒陽、漢陰人。枚乘、東漢淮
陰人，亦稱枚叔，著七發。漢司馬相如，字長
卿。揚雄，字子雲，後漢幽靈。唐韓愈，字退
之，南陽人，世稱韓昌黎，爲文雄渾雅。柳
宗元，字子厚，河東人，爲文雄渾雅。李自
甫，字子美，號陽人，所作詩，奇拔沈雄。世
稱李白詩仙、杜甫詩聖，並爲後世所宗。

附註一凡屬者、宜變通、覽聖教
振民風、口而誦、心而維、朝於斯、夕
於斯、昔仲尼、師項魯、古聖賢、尙勤學

附註一項聖七說、窮經孔子而爲
之師、只准兩子高鴻註、並曰國策險衛
新序中。

原文一趙中令、讀魯論、彼既仕、風且
動、彼蒲羅、削竹簡、彼無書、且曰勉、火焯
雪、無刺股、彼不教、自勤苦、如蘊莖、如燭
雪、家雖貧、學不輟、如負薪、如犄角、身雖
勞、猶苦學。

附註一按原文「謂懸梁」句、改爲「火
灼掌」荀子云、孔子門人宓子、勤學不輟、
以火灼掌、戰國時、秦初讀陰符經、
以鐵刺股、血流至足。晉車胤、家貧不能得油
、夏日囊螢照讀、夜以繼日。孫康家貧、嘗映
雪以讀書。漢朱買臣、命樵人、家貧好讀書、
常賣薪自給、且行且讀。隋李密、家貧嗜學、

露出牧、搗書灑於牛角上、且行且讀。
原文一蘇老泉、二十七、始發憤、讀書
籍、既後老、病悔遲、爾小生、宜早思。

附註一宋蘇洵、字明允、眉山人、所爲
文奇雄雄偉、家方老人泉、自號老泉、二千賦
、輒、並爲名士。

增入一荀勗、年五十、遊稷下、習儒
業、彼既成、索稱異、爾小生、宜立志。

附註一荀勗名況、戰國時人、著荀子書
三十一篇、學術思想、淵源於孔子、與孟子並
稱、稷下齊國地名、今山東臨淄縣北。(按)
原文有「若琴瑟、八十二、對大廷、對多士」

四句、太炎先生刪去、改爲若荀勗四句。
原文一繁八歲、能賦詩、泌七歲、能賦
棋、彼明哲、人稱奇、爾幼學、當效之。

附註一北齊祖暅、字元珍、范陽人、少
好讀書、父母恐其成疾、禁之不止、年八歲、
即能賦詩、人呼之爲聖小兒、十二歲爲中書學
士。唐李泌、字早源、章兆人、七歲能文、文
宗召於禁中、時帝方與張說奕、因使賦方圓動
靜、泌詰問其畧、張說曰：一方若棋局、圓若
棋子、泌若棋生、靜若棋死人、泌應聲曰：一
方若行讓、圓若用智、動若運材、靜若得意。
一說因質得奇童。

原文一蔡文姬、幼解琴、謝道韞、能賦
吟、彼女子、且勤敏、爾男子、宜自警。

附註一漢蔡文姬、字文姬、蔡邕之女、明
習律、嘗嘗夜夜琴、琴絃忽絕、文姬曰：是第
一絃、爲曰、偶得之耳、又故意斷一絃、問之
曰：第四絃、其精辨如此。道韞晉陽夏謝奕
之女、嘗內寒、下雪、其叔謝安曰何所似、安
之兄子朗曰：撒鹽空中盡可擬、韞曰：未若柳
絮因風起、安悅。

附註一宴字士安、曹州人、八歲賦頌、
文宗命張燕試之、曰、國瑞也、即授秘書省正
字、晏曰：天下字皆正、惟有明字未正。
原文一彼雖幼、身已仕、爾幼學
、勉而致、犬守夜、鷄司晨、人不學、不
如物、幼習樂、壯致身、上匡國、下利
民、揚名聲、顯父母、光於前、裕於後、人遺
子、金滿、我教子、惟一經、勤有功、戲無益
、戒之嚴、宜勉力。(按)原文其末語、而行
上致君下澤民四句、太炎先生刪去、更定
爲幼習樂至下利民四句、蓋民間成語、已無君臣
可言、難求匡國利民而已、全本除原文解經
史至韓宋而至、重訂則編由遊金叙至民間、詳
述無遺外、其餘增入及更定者甚多、且附以註
釋、比之原文、更詳晰、其自題辭有曰「今
之教科書固無如三字經遠矣」一語太炎先生重訂
後、初編者讀之、受益甚多矣。

五十年人海滄桑錄

勞謙孟述 雙冰子記

既有利、便可能有利外。
打老虎



僑樂村



戰價

香港
行
客自然人了四套。畢
爾維珍尼麗州內的斯
登領市、在附近風景
華麗的一個山谷、一
九五三捕獲了九十六

萬木草堂憶舊

(一)

盧湘父逸筆

自序

余嘗爲編年詩二百餘首。記自幼而壯而老之事。不啻自撰之年譜也。又爲辛壬雜事詩百十首。則記香港淪陷時期。所見所聞之情景。甲子北游。又嘗爲紀事詩近三百首。此皆敘述之作。其文采雖無甚可觀。而昔人所謂討史者。庶幾近之。至以文紀事。則有辛酉游記。記滬杭蘇皖之游。與其他之羅浮桂林丹霞等游記共十種。凡此皆身歷其境。而筆之於書者。與世人之舞文弄墨。而憑空結構者。蓋不無差別也。頃者。年老多閒。前塵如夢。每憶舊事。猶覺歷歷在目。而萬木草堂之良師益友。尤不能去諸懷。記憶所及。錄而存之。所謂只以自怡悅。不堪特贈君者。乃何文蔚友弟索觀。謂總有趣味。且自繕一冊。竊思此兔園冊子。原不值大雅之一覽。而或者謂甘肅肥體。只一時之適口。錦繡墓祖。亦

外表之寒觀。究不如菽粟之恆甘。而布帛之耐久。則此冊之實事求是。而樸素無華。或者猶有可取。然耶否耶。若自譽而實自嘲耶。謹自述以博閱者之一粲也。

己亥歲首盧湘父自序
時年九十二

康簡知名

余年弱冠。即聞康簡兩先生之名。時科舉方盛。學者必先應童子試。得入學爲博士弟子員。然後得與鄉試。故童子試謂之小試。如不入選。則雖老亦稱文章也。康先生年既壯。不復應童子試。惟以監生資格應科舉。向例。凡應鄉試之諸生。須先由本省學政先考一次。謂之遺才。取錄後。乃得入科場。凡在廩增附諸生。與恩拔副歲優諸貢生。入選者必得其九幾。惟由監生考遺才。則百僅得其一二。乃康生連次編列第一。蓋試官素仰其名。故表異之。試場傳爲佳話。故余

已心識之。簡竹居先生。名朝亮。順德簡岸人。早遊邑庠。向例。學使每歲考。鄉試諸生一次。分列一二叁等。其取錄一等之前列者。得補廩生。廩生者。凡童子應試。必須由該縣之廩生保送。乃得入場。國家給以廩祿。謂之廩保。蓋考室必先由廩保處填冊購票。乃得投卷入場。故廩生之正項入息。每遇歲科兩考。亦可得百十金。至於營私舞弊。如濫保槍替筆等。花樣百出。非正宗收入。則不在此例矣。時簡先生應歲考。取錄一等第一名。應補廩生。惟取錄後。須覆試作實。乃可照補。簡先生不赴覆試。試官慕其名。使人召之。亦不往。其言曰。歲試所以應功令。非以謀利祿也。由是試場又傳爲佳話。故余又心識之。兩先生雖未達。而其學問氣節。已名動公卿若此。宜論者謂近代廣東學術。以陳東塾朱九江爲兩大派。而九江之學。又有康簡兩大支云。

萬木草堂隱居

(二)

盧湘父述年

初游康門

余家貧。不能常具修

脯，故余兄弟從師。時有作輟。惟得力於庭訓者居多。光緒十九年癸巳。余年二十六。與袁裳兄在鄉。各爲童子師。舊黑厓以贖家費。袁裳兄已游庠。也余則文場謝禮。尙不能撥一芹。乃兄弟私議。謂非求學無以進取。時廣州有崔方館者。崔則磐石太史方則默谷。呂則緝臣爾孝廉也。於是請願於先府君。欲於光緒式十年甲午。就學於方呂館。府君以呂緝臣先生。爲拔湖太

夫子之子。與有世誼。固俯從所請。余兄弟得所願。以爲從此致力時文。取膏榮如拾芥矣。陳子襄者。與余有戚誼。且爲同譜。癸巳恩科中式。與康師爲同年。康師第八名。子襄第五。爲五塚魁之一。榜發後。同年大會。子襄與康師會晤。一見傾倒。卽執贄的弟子。蓋子襄與梁任公爲友。任公先從康師從。時述師訓。子襄已心儀之矣。至是子襄知余有求學之志。乃致書引與共碼。余猶豫未決。乃函問康師何如。復書曰。上下三千年。縱橫九萬里。康

先生靈之矣。余乃轉計。與袁裳兄分道而馳。蓋余兄弟始終共師。未嘗離異。至是乃始各行其是。又以此商之府君。亦欣然許諾。蓋府君爲朱九江弟子。與康師爲先後同門。亦有友誼也。余既游於萬木草堂。而康師或北上會試。或遠遊山水。在堂講學之時間不多。惟是同門多積學之士。大率讀者已多。然後來學者。故雖爲朋友。而實則皆我師也。同學亦絕不吝氣。有所請教。知無不言。直諒多聞。兼資三益。故余雖離師傳。而師傳更多也。

教學舊法

清代沿明制。以科舉取士。科舉以八股爲主。入股以四書命題。故凡學者教者。均以此爲目的。而肄業之程序。亦由此而分次第焉。童年初入塾爲蒙學。先授以三字經。次爲千字文。次爲幼學詩。謂之三簿紅皮書。三字經爲區適子所撰。其書簡明。於普通之知識。及四書五經與五子之名目。亦歷歷舉出。日有勸孝弟勤動學等語。兒童讀之。使有根底。惟周與嗣之千字文。無甚實義。祇以千字不同。可以爲記號之用。然其書之前大半尙順口。至末處則 屈難讀。以此爲兒童課本。未免強人所難。幼學詩之上半。爲明代神童汪 所作。餘則雜采唐宋詩。汪 以童子識得富貴沾沾自喜。未免以利祿引人。似非教育之道耳。讀三簿紅皮書之後。開始授以大學中庸論語。次及孟

子上下篇。而四書畢業。繼則詩經、書經、易經、禮記、左傳。而五經又畢業矣。凡此諸經。只有呆讀強記。甚少講解。惟四書則至入學二三年後。必以爲早堂之講本。蓋以此爲入股之題目也。在蒙學時。除讀書之外。或課對偶。由二字而二四五七字。其學爲入股。則先爲破頭兩句。漸爲承題三四句。課對偶爲將來試帖之豫備。破頭顯則爲入股之前奏曲也。年稍長。則入中館。五經未畢者。則仍繼續讀經。而對偶詩文則漸進。對偶或爲詠物聯。或爲撐句。或爲夾聯。詠物則爲一聯之詩。所謂撐句者。標出二字。以爲首尾。令學童造成一詩句。夾聯者。標出一字。以爲首尾。令學童造成一聯。殆如今之詩鐘。此皆爲兒童學習試帖之預備也。至其學爲入股文。則以蒙學時已解破承題。至是連續學去。破承題之下一段。謂之開

講。開講者。將全題之大意。爲之開宗明義也。其字數不得過多。故連破承題而言。總謂之前七行也。開講之後。有數語。謂之領題。領題在。述本題之上文。或本題之來意。而領起之也。領題之下爲提比。其命意當在題前。蓋入股之次序。須分前後。不能一口吸盡西江水也。提比以兩比相對。成一長聯。提比之下。有出題數語。將題字說出。或留其半點可。出題後爲中股。又是一對長聯語。至是寫出本題之正面文字矣。中股之後。如有題字尙未盡出者。可於此處盡出之。否則可以直接尾股矣。尾股者。篇之末處。亦成一長聯。題之正面或餘意。均可以盡情發揮。尾股之後有數語。謂之落下。入股之例。篇中不能涉及本題之下文。違者謂之犯下。犯入股之犯洪者。惟篇末之落下。

萬木草堂憶舊

盧湘父植筆

則可以說到下文。蓋開講後之領題。爲本題之來龍。篇末之落下。則爲本題之去路也。中館之學生。大都年十三四。則爲完備。完備者。能作全篇八股文也。中館之後。有所謂大館者。多設於都市。而鄉間無之。蓋都市爲四鄉雲集之地。而應試之所在也。蒙館與中館之生徒。均每人一書案。同聚於一堂。而教師則居中督課。每早晚兩次講書。早堂講四書。晚堂講時文。或古文。或詩賦。每月課文。或四次。或六次不等。謂之課期。每日或有小課。或對偶。或試帖。或入股之一小講。無所謂星期休業。惟逢清明、端午、中秋、冬至、則放假。其開學多在正月。散學則在十二月初。餘則惟教師應試時。則停課耳。大館之教師。必爲甲中人。其時無所謂學校。直稱姓名某某館。初時多一師楊教。其後則有合館之法。如吳

何合館。則吳曉帆太史與何路雲孝廉也。呂何合館者。則呂贊臣何路雲兩孝廉也。崔方呂館者。則崔磐石太史。與方默谷呂耕臣兩孝廉也。大館之規模。與中館不同。館中設房所百十區。或數百區。來學者各占一房。閉戶自修。惟早晚兩室。則擊拂三通。諸生登堂聽講。每月課文四次。然聽講與否。應課與否。聽其自便。非如中館之教師坐堂而監督也。文館專教入股。以應科舉。學生亦專爲入股科舉而來。故開學每在二月。而散學則在試後。歲科兩年。則在學政巡試到廣州後。時約爲六七月。逢于午卯酉。爲總試年。則在八月完場後。即便散學。各自歸去。大館例講四書。必在試前講畢。至試場過後。仍有四書後講某經之布告。然亦是具文。講者雜。聽者亦不易矣。大館亦有搭課在。不必入館住宿。但逢課作文

。正課生薪金。每人每年壹拾兩。特異者則廿兩。然只是少數。搭課者。則十圓或八圓不等。教師之講四書不在發明經義。而專爲入股設想。余案師歐陽海珊孝廉。熟讀入股最多。每講四書某章。則歷舉某人之某句題文如何。其佳處誦之如流。予服其強記。而竊歎屢代文人。乃疲精做神於此。所以籠絡英雄。而消磨其歲月者爲計至工。至於考試之法。縣試七場。府試七場。院試又二三場。一年之光陰。盡耗於試場中。年年有希望。而年年復失望。試之又試。年復一年。而齒搖髮落矣。今者科舉廢而學校興。從前讀書之法。多有未知者。故畧述之。然入股科舉既混。而較經不讀。於是有廢經黜聖之慘。是一法立而一弊生。當如何挽救之。是在有轉移風氣之責者。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靡。然。此風果何自來。設壇。

萬木草堂憶舊

盧湘父述年

革堂學徒

康門弟子，其全盛時，數以千計，蓋徧於各省矣。然在光緒甲午乙未兩年，仰高祠共學者，則約爲五十人而已。原有同門錄，惟因鹹緝之事，恐被株連，故急燬之，其後有無復輯。則未知也。仰高祠情景，至今猶歷歷在目，諸同學之姓名，尙能約畧記憶，今述其梗概。則有如下之諸君。陳千秋（禮吉）從學最早，梁任公（名啓超字卓如更字任公）仲策（啓勳）麥獨博（孟華）曼宣（仲華）曹仲盤（頌）署偉（泰）諸昆仲，而梁仲麟（啓麒）君力（啓田）亦任公之從昆弟也。林燕儒（奎）徐君勉（勳）從學亦早。韓

氏從學者數人，韓樹園（文舉）雲台叔河菱甫諸韓。皆番禺之古壩人也。陳子襄（榮寰）與余有戚誼。引余共學，余又引容任秋來學，黎硯詒（祖健）原爲子襄弟子。亦引爲同門，陳蔭儀（和澤）與康師成好，康同和同勤香（張硯瑜）（達璋）亦從兄弟。草堂中戲呼爲大將軍，二將軍，蓋以廣語張將同音。硯瑜長而伯蔭次之也。葉湖南（覺邁）歐雲樵（聖甲）陳儀侃，王鏡如（覺任），潘夢巖（炎熊），潘鏡瀾，鍾玉文（費蕙），鄧仲果，李鎮坡，杜樂三，許作韶等。皆同時徒侶。甲午秋，康師在桂林講學，有龐伯純（澤

厚）、龍贊侯（煥輪）、程式毅（更名大瑞字子良）況仕任等。其餘則或先或後，其數不可勝計，多未認識，更非記憶所及。惟近年如伍憲子（莊）、鄧韶覺（洪年）、張智若（學環）、江震公（孔殷）、鄧元翹、陳介叔等。亦時通聞問。在日本同事。有卓京、勞伯燮、李毅、羅榮高、羅伯雅等。別後亦少見及。陳煥章（重遠）爲北京孔教總會會長。又爲日內瓦世界宗教和平會副會長。又爲香港孔教學院創辦院長。畢生致力於孔教。與余共事甚相得。屈指六十餘年。人事多變。杜少陵云。訪舊半爲鬼，而驚呼驚中腸矣。

59
3
21

萬木草堂憶舊

盧湘父他年

草堂風風

朱九江先生之學規四條，其一曰檢攝威儀，草堂亦以此爲訓。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故威儀尤爲朋友所當注意也。萬木草堂之威儀，有足述者。一凡在堂必穿長衣，雖盛夏天時，亦無短衣露足者。爾時之藍夏布長衫。散褲脚。爲康門之尋常裝束，俗人一望而知其爲康門弟子也。一康師每次講授，必先標講題於堂上，俾衆周知，屆時擊鼓三通，學生齊集，分東西鶴立成行，俟於堂下。康師至，左右點首。乃升座，學生依

次分坐。中爲師席，西旁設長桌，東西向。當時大館之講學也，每擊木梆。如鄉間夜中報時之擊柝者然。而草堂之所以擊鼓者，以大昕鼓微，入學鼓窸。俱見於禮記，鳴鼓而攻，又見於論語，可知擊鼓集衆，亦猶行古之道，而其餘大館則又以爲怪矣。康師講學，不設書本，講席上惟茶壺茶，杯餘無別物，但講至及半，館僮必進小食。點心粉麵不等。蓋康師娓娓不倦，輒歷二小時，耗氣不少，故須有食料以補充之也。謂生聽講，各携紙筆，以記口說，或交易所記，以通

有無，蓋每人之所記，互有詳畧也。甲午春，先生公車北上，乃將書目答問一書，探講一過，俾學生求學，自識門徑，可以歸而求之。康師所講，多爲學術源流。然亦偶及八股，嘗講管輅山袁太史兩稿。學生各設日記簿，內分專精涉獵兩門，學生各就其當時所讀之書，或發爲言論，或質疑問難，錄於日記之中，每星期繳呈先生，爲之批答。又時常分班召見各學生，考問其學業，而諄諄教誨之，論語有酒食，先生饌，朱子謂先生父兄也，若康師者，則先生父兄，合而爲一矣。

59, 3, 22

萬木草堂憶舊

盧湘父植萃

草堂學風

康師好遊，若在尋常書館，則諸生之放蕩可知，而草堂則不然，師雖不在，而諸友之講貫不輟，或聚而會講，各就所得以演述。予淺陋，無甚發明。主講者多爲同學之簡潔，如徐君勉，王鏡如，林君儒，梁任公等，余則惟有聽受而已。時康師方著孔子改制考，諸生分任編輯，各就所讀之書，按類採錄，故康師集其大成，而蔚爲巨觀，學生有讀書之益焉。康師博聞強記，遇異尋常，然亦非全恃天資，其學力實有大過人者，嘗命門人爲之檢拾叢錄，余見其所手錄之資料甚夥，而其所棄置之稿，亦盈兩大圓籮，隨即以付灰燼。乃知古人所謂過目不忘，所謂一目十行，或五行俱下者，殆亦涉於誇張耳。康師舉動嚴重，未嘗見其交足登脫，上堂講授，歷時

甚久，而八字著胸，到底仍不懈也。先生掌輦如綿。余嘗在私室習字，先生忽至，余急起，先生止之，即把余手教之書法，以此知先生之掌特異，余嘗聞相士言。掌軟如綿，一生衣食無虧。相法殆有驗歟。一總之草堂學風嚴整。無當時陋習。故成以爲怪。蓋少所見則多所怪。實則無他異也。一余常任教於日本橫濱之大同學校。當時生徒尊師，或相遇於道上，必旁立垂手，俟先生已過，然後敢行。余等每出游。亦須注意遙望有成行排列於道左者，則必與之點首爲禮。禮記有云：遭先生於道。正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大同學校之學生。有此種儀節。蓋受禮教之薰陶歟。然時事萬變。不知今復何以也。一禮記又曰：禮以安上下，定民志。一又曰：一有禮則安，無禮則危。一又曰：一敗國喪家亡

人。必先去禮其。一故禮教一去。則秩序大亂，上下不安。而民志不定，而敗國喪家亡人隨之矣。不知當局者，其亦深長思否也。

廣州氣習

清代以科舉取士，而科舉以文字爲去取，士人視此爲進身之階，故成致力於文字，務求其工。舊以博取科第。惟所謂文字者，文則入股。字則小楷而已，入股文以清眞雅正爲尚，又不得涉及三代以後事，故學者之讀四書，只爲入股之題目，讀五經只爲入股之材料，而三代以下之書。皆可以不讀其禁網人民之聰明，統一人民之志向，可謂巧妙極矣。一廣州一大都會也，衛署林立，商賈稠湊，凡求富貴利達者莫不雲集於此。於是所謂大館者，亦雲，白雲齋焉。科舉以入股蒸士之求學者以入股，故教師之講授者，亦無非入股，

萬木草堂憶舊

盧湘父隨筆

廣州氣習

而其餘之經史詞章。

勤有及者夫仁壽道尊，心性理氣，與夫修己治人之道，持身涉世之力，則概在不論不讓之列，非學者之所求，更非教者之所重耳。大館之設，由科第中人自辦，或約二三人同辦，謂之合館。雜時報紙未盛，未有告白一事，其招生之法，則每於各城門之墻圍內，懸貼長紅，其文曰，某某年，某某老師，榜名或實名或甲名某某，館在某街某處，請學課文，下署及門啓，實則教師之自啓，而託之及門也。大館內，或百十房，或多在數百房，學生人占其一，每人全年薪金，普通以十兩爲準，房租則四五圓不等。教師與學生，惟開學時一見，餘則少有會晤，每日早晚兩次，登堂講授，早堂則四書，晚堂則八股，或時賦雜文，每月約四次課文，時未有星期休息之例，故即以課期爲休息，是日教師停講矣。教師雖講授，或課文，然學生之聽講與否，應與否，教師固不問

也。早晚堂先擊梆三通，學生齊集環坐，衣履不一，多有短衣露足者。教師上堂，學生多起立，或幾如原壤之夷俟，教師固不敢叩其脛，惟有熟視無覩，或俯視教本，喃喃自語而已。除聽講上堂而外，勤者閉門自修，尙無越軌行動。而不肖子弟，往往借求學爲名，博父兄之金錢，以任情縱欲，甚者或吸鴉片，或聚賭博，入乎其中，幾如一閭之市，或號數販，怪狀百出，殆不知其爲學校，蓋小販之營業者，亦雜逐往來也。至於科場舞弊，亦每在此中活動，可謂極學界之奇觀矣。近世進化，每談平等自由，佛教修言平等，然僧寺之階級甚嚴。余在日本，偶爾隨衆坐坐禪，見有僧徒，執警策以警衆，不得稍有惰容，則其爲不平等不自由極矣。竊以爲當時廣州大館之氣習，乃眞「平等」而眞「自由」矣。然此不過談談，實則與顏子之四勿，相去遠甚，彼不自怪，反以康門學風爲怪，比其大可怪矣。

輪值書藏

萬木草堂藏書，凡數萬卷，分貯百餘箱，藏之一室，加以扁額。由同學次第輪值管理，其書專供同門之借讀而參考焉。例以一人每月輪值，借書者向當值人請借取某書，由當值人檢出交付之。書人則書名於藏書之簿記上。還書時，則注消之。每月終，則例將各書檢還，檢查書藏一次，如欲續借者，則從新登記，而輪值者即在於此時交代焉。書藏各書多珍本，半由康師借出，其餘則康師之友好，亦多貽贈。歷年同學諸君，各有捐送。故集合而成巨藏。輪值者頗負重責，蓋借書者之污損或遺失，當值人均不能辭咎，且事頗繁瑣，又未免妨礙自修，故多有不願當值者。而余則樂不疲。蓋幸藉此機會，以窺中秘，因各書多爲市肆所無在，惟於此中得之。同學多閉戶自修，惟余則多於書藏中自修也。李論有言，大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余則眞有百城之樂矣。

萬木草堂憶舊

盧湘父述

翰值書藏

古人有就讀而玩市者，今則市肆所無者，余更得之，其爲幸更何如也。余雖草堂數年，經戊戌之變，康師被抄沒。而書藏亦散。然泰焚之後，如梁之廣陵，之嘉則殿等。書籍之厄不少。萬木草堂之書藏，特其小焉者耳。

公祭陳曹

陳禮吉，(千秋)，曹著偉(泰)爲康門高足弟子。余初入草堂時，禮吉已患病，似是肺癆。而著偉固精神奕奕，而議論風生也。不意甲午十月，著偉先作古人，而乙未二月，禮吉亦隨之而長逝耶。兩君於師門從學最早，且天資絕特，頗常有助我起予之嘆。新學爲經考，兩君贊襄編輯，得力甚

深，先後凋謝，康師傷之，乃爲位於木草堂率門而公祭之。先生素服猶纓，(時戴紅帽。凶事則以白布覆打纓)，讀祭文，悽愴欲絕。先生哭甚哀，同門林壽儒、梁任公、徐君勉、王鏡如等，均號哭。蓋諸君爲長興里同學，交誼更深也。餘則交情雖淺，亦爲所感動，而不和涕之何從也。昔者顏淵死，子哭之慟，曰：天喪予，子死，有覆之事，亦曰天殺予。古人師弟之感情，有不能自己者。憶余先府君(諱璣字達渠邑廩生)與從悅端臣。(諱楷邑庠生)均嘗從朱九江先生游，與同邑唐傑卿，(元俊)朱紱綱，(文熙)劉雲樵，(觀成)容漢三，(思濟)容子麟，(祖仁)李卓珣，(廷裕

(李雲坡，(觀蓉)陳瑞甫，(錫章)區瓊石，(鴻階)謝左佩，(國材)潘文殿，(宗傳)潘榮珊，(耀輝)諸世丈，均同時共學，其後結爲同諧，即所謂班聯社也。光緒八年壬午，朱九江先生之喪，康簡函先生，固極致力，而先府君與諸世丈，亦爲之助，如營喪葬，立碑記，輯遺書，建祠堂，等事，余年尙幼，亦有所聞焉。今之公祭陳曹，亦是師友之厚誼，可以振厲末俗者。著偉與兄仲暉(頤)俱同學，然皆寒素，著偉家徒四壁。遺一妻一女，女幼稚，不能自存，林慧憐慨然担任撫其遺孤，妻乃備力自給，其後聞慧憐并以其女爲子婦。夫童養媳固非雅事，然茲之義舉。又當別論者耳。

593

25

萬木草堂憶舊

盧湘父述

黃埔約游

黃埔水師學堂，聞其設備甚美，有倡議參觀者，一時屬而和者多人，余亦隨聲附和，遂隨而去。黃埔什城不遠，小輪往來一小時便達，船費每人一角亦甚廉也。登輪後雄辯高談，歡呼樂甚。無何，舟人收船費，乃有不名一錢者，問之，則曰：余以爲倡議者之自有辦法也。及問倡議者之爲何人，則衆目瞭瞭，茫然莫得其主名也。幸余所携甚多，乃借與之，此一可笑也。既抵黃

埔，問誰爲鄉導，則又無有識途者，於是問路乃達，此又一可笑也。既到水師學堂，逡巡未入，問誰有認識學堂中人者，則又茫然莫對，實則此多數人之中，皆未嘗到黃埔，皆未識水師學堂，並未識學堂中人，而學堂門禁甚嚴，不能隨意遊覽，故不得其門而入，惟有望門興嘆，廢然而返，此真一大笑話也。然余於此事得一大教訓。因知凡辦一事，不可盲從，必先自己明瞭，乃可著手，且此事雖屬衆人，而任事者必引爲己責，不能

以爲衆人共任而互相推諉。且凡辦一事，必事前具有條理，然後著手，時依次序做去，乃能有成。余不才，未嘗担任大事，惟在鄉族間，所辦如修族譜、修祠堂、編鄉志、辦善堂、開義學及水災平糶賑災等等，亦必先有條理依次做去。故黃埔一游，輕舉妄動，鬧出種種笑話，而余於此事，反得到不少教益也。曾文正公云：凡人當取其多條理而少大言者。此真閱歷之言。小子狂簡，志大而畧於事，孔子所以思歸而裁之歟。

萬木草堂書懷舊

盧湘父植筆

輔仁精廬

甲午乙未兩年，萬木草堂同學，尙不滿五十人，徒侶未盛，若勉任公燕儒鏡如樹園等，欲開講學風氣，以期得朋。因此時爲科舉時代，故仍以會文爲名，用輔仁精廬名義，號召各校，假座於西湖街之某書室，開會聚談，來會者

百餘人。時韓雲豪與梁任公合館於衛邊街，生徒數十，亦在會中。惜事屬初辦，未有條理。徐梁王韓林諸君，八面周旋，唇焦舌敝，其結果命題會文而已。文題爲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文卷近百篇，送潘太史（衍桐）評閱，太史不列次第，惟選其佳卷，以九州名號列其卷

端，餘則不復列號。九州之次序，原爲冀齊徐揚荊豫梁雍，余卷列一冀字，置之卷面，殆卽首選矣。君勉卷得徐字。徐氏而得徐，亦巧合也。時以前列數名，刻板印贈諸友，惜久已散佚，余之原文，亦已不知去向，而輔仁精廬，只如曇花一現，宋幾而風流雲散矣。

萬木草堂李憶舊

廬湘父述

討張宏範

萬木草堂在廣府學宮之仰高祠，祠爲奉祀廣東名宦，如吳隱之宋景等輩，凡木主數十，即在講堂中，同學不甚留意。日諸友聚談，梁任公徘徊瞻眺，注視神座。忽譁曰：「張宏範乃在此耶，」衆趨視，議論紛起。任公弟仲策，年方十八，少年氣盛，圍登神

櫺將木主揮下，急覓厨刀欲砍之。陳千裏止之曰：「勿爾，彼人知罪，俟我宜佈其罪狀，然後行刑。」乃援筆大書曰：「爾張宏範，以漢族之子孫，作胡奴之牙爪，欺趙氏之孤寡，促宋之滅亡，猶復勒石崖門，妄誇已績。陳曰沙曾以一字之貶。嚴鐵鉞之誅。乃復竊位抑高濬齊祀典若非加以顯戮何以明正

典刊。爾肉體幸未天誅，爾木主離逃重辟，爾奸魂其飛於九萬里之外，毋汙中土。」此文草草畢，子襄向衆朗誦一遍，仲策手起刀落，木主立碎，等於分屍，衆讀將碎片，交厨人付諸烈燄，以示化骨揚灰之意。此事雖近遊戲，然亦有教育意味。朱九江學規有崇尙名節一條，康先生亦以比爲訓。

萬木草堂憶舊

廬湘父施某

討張宏範

九江之名節，在登第時，不肯屈節而完卷，以致三甲，出使蒙古有功，不受蒙古禮物，又不受晉撫之保舉，已可見端。張之洞請康先生勿攻古文，願養弟子以萬鍾，又某黨欲引與共事，及袁世凱之利誘，康先生均不爲動，亦可表見一二。故其講學於黨個東林，極力表章，以重氣節，同門亦均以此相砥礪。戊戌政變，六君子之不屈不撓，遂至殉難，同時被捕者，有維維演程大璋，提訊時，有工人謂可誘捕康先生。程獄之曰：「汝賣

主耶。」承審官愕然，曰：「此必康黨欲殺之。」或曰：「此極漢耳。」遂釋之，其餘如徐君勉與諸同門之種種救國義舉，與夫唐才常之起義，蔡錫之倒袁，皆任公弟子，而皆受康師崇尚名節之教者也。

著書被議

先生著新學僞經考一書，提倡今文真經，而排斥古文僞經，以爲西漢皆今文，古文出於東漢，皆劉所歆僞造，藉以詔王莽。莽改國號曰新，故謂之新學，非新舊之謂也。蓋自鄭康成說經，糺糺今古

，故經之僞爲，久已不能分辨，自新學僞經考出，通儒多賞識之。俞曲園得見此書，嘗致書與先生，謂論孔門，不在禹下，其推許極矣。此書初出，海內風行，各有翻印，凡五版。徐仁鑄督學湖南，以之試士，然篤信許鄭者，則大肆攻擊。汪鳴鑾侍郎，於典舉試者授以此書，屬凡持是說者勿取。張之洞請勿攻古文，願養弟子於萬鍾，先生不爲動。御史褚成博，草疏付給事中余聯沅劾奏，謂爲惑世誣民。非聖無法，請下令嚴板，并禁其講學云。

59
3
30

萬木草堂李憶舊

59
3
29

盧湘父隨筆

討張宏範

萬木草堂在廩府學宮之仰高祠，嗣爲奉祀廣東名宦，如吳國之宋景等輩，凡木主數十，即在講堂中，同學不甚留意。日諸友聚談，梁任公徘徊瞻眺，注視神座。忽譁曰：「張宏範乃在此耶，」衆趨觀，議論紛起。任公弟仲策，年方十八，少年氣盛，躍登神

樓將木主捽下，急覓厨刀欲砍之。陳子襄止之曰：「勿爾，彼人知罪，俟我宜佈其罪狀，然後行刑。」乃援筆大書曰：「爾張宏範，以漢族之子孫，作胡奴之牙爪，欺趙氏之孤寡，促宋之滅亡，猶復勒石崖門，妄誇己績。陳曰沙曾以一字之貶。嚴鐵鉞之誅。乃復竊位抑高濂膺祀典若非加以顯戮何以明正

典刑。爾肉體幸宋天誅，爾木主難逃重辟，爾奸魂其飛於九萬里之外，毋汙中土。」此文草草，于襄向衆朗誦一過，仲策手起刀落，木主立碎，等於分屍，衆讀將碎片，交厨人付諸烈燄，以示化骨揚灰之意。此事雖近遊戲，然亦有教育意味。朱九江學規有崇尚名節一條，康先生亦以比爲訓。

一萬木草生憶舊

雁湘父植筆

著書被議

有旨着督李瀚章查辦，李文忠，翁文恭，黃紹基、文廷式、沈曾植、曾廣鈞等爲緩頰，於是李瀚章覆奏，爲之辨白。謂新學僞經考一書，大旨以古文釋爲劉歆僞造，欲以詔附新莽者，多引證據，尙非非聖無法。至長素二字，實取文選陶徵士誄，弱不好弄，長實素心之意，非謂長於素王，其徒亦無超同轍馬等號。於是得旨覆板，不復深究，時徐琪爲廣東學政，與督覆奏，聞撰自徐手云。當先生之被劾也，謠言紛起

，先生乃漫遊桂林，奏禁其講學，而先生乃在桂講學，從學者甚衆，龍澤厚龍煥綸況仕任程式毅等先後從游。先生於講學之際，成桂學答問一書，而桂山水，亦多其遺蹟焉。是年更遊羅浮，同門葉湘南，在酥醪爲道侶，先生乃與之偕，攜一僕自隨，湘南與師長同行，其旅費應由學生供給，乃將旅費交僕人，屬勿動先生囊橐，而先生以爲此游爲自己主動，賴門人鄉導，不宜令門人破鈔，亦屬僕人支給。勿問湘南，豈知僕人兩聽命，乃從中而漁利焉。師生各行其是，不

相關照，久之乃覺，而僕已他往，先生嘆曰：「上下相蒙，雖與處矣。」新學僞經考，至丁巳重印，只稱僞經考，不復用新學二字。其題詞曰：「光緒辛卯，初刊於廣州，各省五縮印，甲午嚴板，戊戌庚子兩嚴板。丁巳多，重刊於京城，戊午秋七月成，然以消流甚廣，至民國二十年，文化學社乃重印，仍其名曰新學僞經考。」錢玄同爲之序，多所稱許，亦間有辨正，文長凡四萬餘言，自言在俞曲園處，得讀此文，即大佩服云。

39
3
31

萬木草堂憶舊

盧湘父隨筆

八股內容

科舉以八股取士，行之數百年，其四書之文題，重出者不知凡幾，試官命題，各出其智巧，以避剽襲，於是花樣百出，而有種種文題之不同。有時文備法一書，說明各種文題，并其作法，而選錄一二篇，以爲程式，其文題種類，不可勝數，但其大畧，尙可約述。其大端兩大類，則大題小題也。大題者，文義完全，或全章，或一二章，或一節，或單句，或二三四句不等，總之語氣未有割裂者。至於小題。則五花八門，許多

種類，有所謂搭截題者，或截去上文，而搭入下文，或搭去下句，而截去下文，總之或藏頭而露尾，或如神龍之見首不見尾。夫文以載道，八股以四書命題，號稱代理人立言。而乃侮聖人之言，可謂輕薄之至，而文章之妖孽矣。其義尙有所謂虛冒題，縮脚題，橫担題，小典題等等，不可勝數，若夫兩扇三扇四扇等，尙覺光明正大，屬於大題一類，尙無支離破碎之弊。大抵鄉會二試，命題循循正軌，惟小試則學使徧歷各府州縣，題目繁多，不能不各出心

裁，以避重複矣。制義叢話，有一段歌詞，諷刺八股者。其詞曰：讀書人，最不齐，爛時文，爛如泥，三句承題，兩句破題，扭尾搖頭，便道是聖門高第，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漢祖唐宗，是那一朝皇帝，案頭放高頭講章，店裏賣新科利器，讀得來，肩背高低，口角歡欣，甘蔗渣兒，嚼了又嚼，何滋味，辜負光陰，白昏昏迷一世，縱教他博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毒氣。以上歌詞，見時所聞，至今讀之，猶可發一笑也。

萬木草堂憶舊

盧湘父植葦

書院應課

科舉時代，國家有取士之名，並無養士之費，所謂生員貢舉，以至進士，只是懸一虛銜，而天下人士，遂趨之若鶩，雖謂縣有教諭，州有學正，府有教授，均佐以訓導，謂用以教導諸生者，然究之教者未嘗教，學者亦未嘗學也，則亦具文而已。惟求其稍有養士之微意者，則爲書院乎。書院之設，各府縣均有之，在廣州則有學秀、學華、羊城、順元等書院，大抵多課八股試帖，又有學海堂，菊坡精舍等，則誤經史詞章，此外有廣雅書院，考取者則入院住宿，不能在外應課，學秀學華等書院，每年各甄別一次，取錄正課

生若干名，附課生若干名，各給以膏火金，正課生十餘兩，附課生半之，每月課分等行獎，故墮者若得入選，則既得膏火金，復得月獎，可以彌補學費，草堂同學，亦多賴此津貼者。梁任公固寒士，亦嘗取給於此，但我輩所應者，多爲學秀學華羊城，任公所應者，多爲應元菊坡，蓋應元惟舉人乃合格，菊坡又多爲經史詞章，非我輩所長也。且我輩當應課時期，埋頭伏案，夜以繼日，任公則遊行自在，行所無事，至更深人靜，則展筆疾書，并不起草，寫畢而卷已完。昔王勃腹藥，尚須擁衾高臥，任公則有過之矣。然任公聰明，出自天授，聞其年甫十二

歲，應童子試，行文即有可觀。縣令語之曰，汝文甚佳，予欲置之案首，但汝年太穉，恐不足以服衆，列汝爲第二可乎。任公應曰：予願第三，不願第二也。蓋案首者，即全邑之第一名，院試例必取錄，惟俗語謂懸二府三俱不利，故任公爲此言也，任公好食鹹魚，應試時，同寓以其聰穎戲之曰：汝能速成一詩，予當購鹹魚贈汝，任公請命題。曰：即以鹹魚爲題，以魚字爲韻可矣。任公即口占一詩，其全文不復記憶，但中有一聯云：太公垂釣後，膠鬲舉鹽初，此二語已極工矣。以賢齡童子，讀書不多，且鹹魚又無正當典故，乃能運典巧妙若此，誠天才也。

萬木草堂憶舊

盧湘父逸筆

八股舉隅

八股爲從前試士之文體，其後已變爲三股六比，而八股之名稱如故。自戊戌維新廢八股而改試策論。至於今日，人雖以八股爲詭病，而究不知八股之爲何物，蓋世異時移，所謂八股之人才，亦幾零落殆盡矣。余既爲八股內容一篇，專述梗概，然八股之全貌，或者尙未明白，今更選管世銘之八股文一首，淺白說明，庶幾於此中情狀，可見一斑。管世銘者。字韞山，一字誠若，清乾時舉人，初任軍機章京旋遷御史。時和 弄權，世銘即草奏欲劾之軍機大臣，阿桂聞之急調之返軍機，世銘不得奏劾，憤憤

不平。阿桂曰：「時機未可，徒敗無戾，宜留以有待也。」觀此，則管氏氣節之光，不特文章之美而已也。孟子謂誦其詩，讀其書，不可不知其人，其人可傳，則其文更可傳爾。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者管世銘）

破題 聖人與歸魯之思，而屬望於狂士者深矣。（此二句是破題，只許兩句，不能多。）

夫夫子之歸，豈徒歸哉，特有吾黨在也。唯狂且簡，惡可以小子而忽諸。（此數句是承題，

三四五句均可，以下是開講）開講：昔孔子轍環天下二三千從行之外，其留於魯者。尙多個儻非常之才焉。子之不歸，吾黨之所思也。（起）雖然，子亦曷嘗須臾忘吾黨哉。（轉）倦遊思返，情見乎辭，非懷其地，懷其人也。非懷乎委瑣之人。懷乎卓犖之士也。（收）（以上是開講，開講下應有領題，本題有上文者，則由上文說到本題，若無上文，則將本題之來意作領）于之舍。

59-43

萬木草堂憶舊

盧湘父逸筆

八股舉隅

領題

吾黨而周流者，非爲行道計乎，顧歸

麗者既不足以語之，而磊落奇偉之人，又相率爲高隱以絕世。道之不行，子所知矣，遲之至於在陳，而志始決也，曰，歸與歸與。

（此是領題，先領起歸歎之意，而暗中針對狂簡二字以下是提比）

出（提比）

比 昔豈無輕去其鄉之感，而志盛氣銳，雖欲即安，而不敢也，遂行者自涯而返，與吾

對比

黨相期於遠大，而豈謂離羣千里，足懷志士之胸。（此是出比，言昔日出游，志在行道，原無思歸之意，是作文之一開。）

今猶是斯人吾與之懷，而車殆馬煩，逆知卒老而無益也，困遊者率野而歌，悔生平多事於風塵，而不禁臨脫舊鄉，願息勞人之榻。（此是對比，言道既不行，所以思歸，是作文之一合）

出題

且夫予之歸也。豈惟是高舉遠引以自

出比

（中股）

外於人羣歟。抑將與其鄉之碌碌者游，徜徉以沒吾世歟。（此出題不違說出正面，却將吾黨友狂簡作反面之疑問以生出中股兩比之意以下是中股）

望鄉樹的欣然

色喜，乃入其里而已少釣遊之侶，過其巷而絕無觴豆之歡，井闔言復而朋輩無存，其惻愴有倍於離鄉去國時者，亦何必懷此都也。（此是出比，言若無吾黨則不必思歸矣）

59
4
4

萬木草堂憶舊

盧湘父述

任公軼事

予與任公同爲新會人，我鄉潮連，屬東方，任公爲茶坑鄉，屬西方，相距頗遠。任公有神童之名，年方舞勺，則遊邑庠，成童領鄉薦，與吾鄉陳照常、盧臣清、同科中式，時正主考爲李端葵侍郎，副主考爲王仁堪殿撰，欣賞其文，許爲大器。李侍郎有女弟，尙待字，乃托王殿撰執柯，欲以女弟歸之，任公之父蓮瀾世丈，在鄉授徒，固恂恂儒者，王殿撰乃約與會晤，談及此事，蓮瀾丈以寒素之家，齊大非偶，辭不敢受。侍郎使語

之曰：「予固知啓超寒士，但此子終非池中物，飛黃騰達，直指顯聞事，予第物色人才，勿以貧富介介，且予知予女弟固深明大義者，故敢爲之主婚，毋却也。其後任公就婚於京師，歸里謁祖，新婦亦謹守婦道，鄉黨稱賢。蓋茶坑曰僻陋，梁氏更寒儉，以久處都市，習慣奢靡之婦女，多慕虛榮，每難處約，而任公夫人，乃能安之若素，誠可嘉也。夫人生長貴州，雲貴爲鴉片出產之區，男女老幼，殆無人不吸煙，至有携備烟具，沿途賣烟者，或布席於道旁，或伸傘於窗口

，零沽現賣，視爲尋常。李侍郎家，則嚴爲厲禁，舉家不染此癖，則爲貴州之特別人家，夫人初至茶坑，見鄉人，輒問其吸煙否。蓋以爲與貴州同俗也。任公與余同學於萬木草堂，即廣府學宮之仰高祠，日間好爲諧談，其讀書作文，多在更深人靜時也。暑假各自歸里，假後復業，其弟仲策，出示所得詩文一巨帙，蓋任公昆仲在里時作扶鸞之戲。每與亂仙談詩論文，日以爲樂。亂仙不一，或爲李白，或爲杜甫，眞假固不可知，然必爲才鬼所託。一日有王摩詰降乩，隨筆成文。

任公軼事

中多佳句。任公試之曰：「能聯句乎？」曰：「可。」任公乃與聯句，亦即隨時應付，任公又曰：「摩詰好佛，吾與汝談禪何如。」則又極有禪理，娓娓不倦。觀此，即或非真摩詰，亦非有天才，未易僞託矣。又有女仙，爲南漢宮人李某娘，題詩一片幽怨，任公詳詢其身世，爲之作傳。又憶其亂詩二首，其一曰：「蛾眉謫隊古來悲，雁磧龍堆怨別離，三字寬沈奇士獄，千秋淚酒爲人碑。」下四句已忘却。其二曰：「煮鶴焚琴事可哀，不堪回首望

遙漿，一篇鷓鴣才應盡，五字河梁氣暗摧，絕域莫迴蘇武駕，邊風愁上李陵台，」下二句又忘却矣。此事在戊戌之前，而詩詞隱約道及，豈事皆前定耶。其餘詩文尙多，蓋鎮日以此消遣，與土地公亦甚熟習，平常扶乩，必在土地公化符，請其代遞乩仙，習之既久，可以不必用符，但寫一條字便可。有時乩仙久不到，催符再化之，則土地公自着忙，爲之邀致，然有時土地公降乩曰：「請勿催符，」或問其何故，則曰：「請問之冥漠，」可知符錄之用，莫名其妙。費長房廬役

鬼神，一失符書，即死於鬼手，蓋擇術不可不慎矣。戊戌後，予與任公同在日本，每宴會，恆作器樂。任公曰：「我輩新會人，宜操土音，」實則新會土音甚雜，未抗之於潮連，其土音亦各別也。橫濱商人，有演講會，常在大同學校夜叙，余亦隨衆學習。然常須預撰演辭，頗以爲苦，任公教我，不必自撰，但取他人之演辭，或一竊論說，即作自己演出，便是極好之演辭，此是訓練時期，固不以雷同翻說爲嫌也。予於是得大解脫，皆任公之教也。任公居東京，然常來往於橫濱。

萬木草堂憶舊

盧湘父隨筆

任公軼事

或流連大同學校者累日，叙談常至夜分。一夕偶動抹牌之興，時麻雀未行，惟有天九，顧深夜何處得牌，任公視案頭曰：「得之矣，蓋予適有咭片一盒，任公即反用底面書以墨筆圍成天地人鷄，相與爲戲。予已早睡，晨起視之，則名咭已成天九矣。東京早稻

田大學畢業，大隈伯邀大同學校諸君觀禮，並在其花園開園遊會，余亦隨衆赴會，花園離大學不遠，入園後，見有立式宴會之旗幟，隨風蕩漾，余固不識其何意，同行者亦夢夢也。既而見日人紛紛持杯碟刀叉，大嚼大咽，予等竊笑之，以爲其饕餮若此也。時李盛鐸爲日本公使

，與任公有舊，相與絮談，亦不及飲食，柏原文太郎，與康門甚稔，乃特設倚桌，招待梁李，而引予等至餐所，請取携自便，然此際已杯盤狼藉，所餘殘炙，撥拾些碎，幾至枵腹而歸。惟有相視而笑，自怨自艾。以任公之見聞，尙不解此，我輩寡陋，更何足怪耶。

54
4
8

萬木草堂懷舊

廬湘父隨筆

編孺語

萬木草堂學徒，每輕視入股，於考據訓話，亦不甚措意，惟喜談時務，多留意政治，蓋有志於用世者。余無大志，惟日與陳子襄講求蒙學。子襄嘗編有婦孺須知，婦孺淺解等書，以便兒童識字，余亦編有婦孺韻語，以各字分類，編成四字之韻語，先生見而善之。曰：「蒙學亟須改良，汝能爲此，亦大好事，今爲蒙學假定書目，爲之發凡起例，汝試爲之，事若有成，亦無量之功德也。」乃援筆寫成一紙，以授我。其言曰：「中國文字，苦于太深，

童蒙幼穉十年，有不解文學者，皆由童學無書，遽讀經史，宜其久無所入也。今擬編蒙學書，以惠天下，俾我中國黃種四萬萬人，立加十年學問，十倍知識，豈不要說。仁術覺心，莫大於是。願編者皆定功課，以孫武令商君法行之，期於一月，必有所成。一、先編童學名物一書，著一實物之名，下繪圖，俾一望易曉，以童子至近之物爲主，不得過萬。一次編童學南音一書，以南音之體，發名物稍深者，約四本，用廿一史彈詞改定。一、編幼稚，照爾雅攷雅之例，分十餘類

，輔以各歌，如天文地理宮室親屬糧量度衡虫魚草木等類。一、編童學或問，以公羊調行之，亦照幼稚分類。一、編小說，用四合行之。一、編童歌。一、編文字童學，照文字蒙求，刪定爲三千字，先實字，後虛字，合說文句讀段注通訓定聲，并六書畧例，加舉改。一、編文法童學，實字聯虛字法，綴字成句法，綴句成章，綴章成篇，皆引古經史證成之。一、編讀書入門，編古今事理訓話，令可以讀吾之大義微言，改制考孔子紀年史，及史記漢書通鑑西學。」

59
4
9

萬木草堂隱居

盧湘父植萃

婦孺語話

以上所述之書目錄例，皆先生之率臆直書，意到筆隨者，余以此畧試爲之，以授兒童，則殊不適用。蓋先生天分太高，視事太易，不能爲低能之兒童設想，如中國兒童所讀之三字經，乃順德區適子所著者，流行已久，章太炎以爲是簡畧，而增訂之，以期美備，余亦病其太繁，非兒童所能任受。古人謂千將補履，不如兩錢之錘，乃知大才之不可小用。而理想之事，又往往不切於實際也。

婦孺語話一書，雅俗

雜糅，淺陋已甚，不過遊戲之作，當先生閒及時，余甚忸怩，不意竟獲嘉許，且即執筆書此。先生之不遺小善，而論我，故此抵今尚保留，以誌師訓，其後先生嘗以書來。中有

句云，弟久以教育聞，想近益進也。則先生似尙未忘此事也。先生之女同復，嘗來就學，先生謂此女甚鈍，幼時嘗教以數目字，至數偏尙不能記，余即厭惡之。同復之來學也，只是隨班受業，其後先生又欲令其子同義來學，謂須如何教法，時男女生徒數百人，不能爲之特別教授，則敬謝不敏矣。蓋先生天資卓絕，而所見同門，又皆一時之秀，故不知低能者之苦，又豈知近時機器式之學校，旅進旅退，萬不能因材施教，而個別圖授耶。

滿城風雨

歲乙未，衰裳兄輟學

返里，復爲童子師，余則仍留學於萬木草堂。時孫文在廣州設粵學會，名爲講求農學，實圖革命。同門崔洞若，加入爲會員，

是年秋，官方偵緝，知藏蝦欄某處藏有軍械，乃大加搜捕，於是謠言紛起，人心惶惶，一若大亂將至者。全城戒嚴，白紫閉關，出入多方盤詰。旗人則登城守陣，夜則軍隊梭巡，通宵達旦，路上行人，幾於絕跡。事初起時，崔洞若倉皇走告，同門恐被株連，草堂原有同門錄，至是亟焚燬之，以其內有崔洞若名字也。於時風聲鶴唳，一日數驚，余因此返鄉暫避，事平乃返廣州。所惜者，時同門方共習英文，延師教授，余亦從學，剛讀完花士卜，即遭此變，而英文之局遂散，若無此大亂事，則或繼續學去，可以稍識西文，不至如今日之熟視無睹矣。崔洞若當時雖受驚恐，然自民國成立，則又爲革命之先進，禍福倚伏之數，誠有不可測者哉。

萬木草堂憶舊

盧湘父先生

八股溯源

余既爲八股內容，八股舉隅，二篇。然八股變爲三股六比。已失八股之面目，究竟八股之真面目如何，尙無答案。頃讀顧氏日知錄，其中有論試文，格式者曰：「經義之文，流俗謂之八股。蓋始於成化以後，股者對偶之名也。天順以前，經義之文，不過敷衍傳注，或對或散，初無定式，其單句題亦甚少。成化二十三年會試。樂天者保天下文，起講先提三句。即講樂天四股，中間過接四句，後講保天下四股，復收四句，再作大結。又實難於君謂之恭文，起講先提三句，先講實難於君四股，中間

過接二句。復講謂之恭四股，復收二句，再作大結。每四股中，一反一正，一虛一實，一淺一深，其兩扇並格，則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之法。亦復如是。故今人相傳。謂之八股。若長理則不拘此。嘉靖以後。文體日變，而問之儒生，皆不知八股之何謂矣。」亭林之言如此。夫亭林生在明末清初，其時儒生，已不知八股之何謂，假令亭林不言，則至今更不知八股之何謂矣。亭林又謂嘉靖以後，文體日變。則其後之三股六比。中間又不知幾度變化矣。且亭林謂長理則不拘此，可知八股時代。亦有不盡八股者。故三股六比之時，亦不過就其多數

言之，實則當時之文體，實不止於三股六比也。余習舉業時，已知有多種，除破題承題開講，爲八股一定之格式。每篇必具，若開講以下，則有所謂兩大比者，三大比四大比者，又有所謂散股者，但作散文三大段，而不必對偶。亦有前後兩股，而中間作一散段者。又或作多數之小股，而不止於三股六比者，總之科場之文。限以字數，最短不能少過三百六十字，最長不能多過七百二十字，不出此字數之範圍而後可。至於廟諱御名聖諱之教謹避，與夫試卷之不得汙損。不得飛白，不得作破體字。是又臨文時所當謹慎者爾。

59.4.14

續

4.10

!

三

三

三

61831 天天日報

司



永安街坊衆祝孔誕，圖爲盧湘父老師在席上演講時的情形。

(本報記者攝)

萬木草堂，爲當年康有爲聚徒在廣州長興里講學時始名，康有爲在廣州開館講學，凡四易其地，即廣州之徽州會館，而長興里，而甯邊街鄭氏祠，而廣府學宮之仰高祠。據康有爲自編年譜及梁啓超三十自述，均謂草堂開創於光緒十七年（一八九一）辛卯，時堂址設廣州長興里。但據張篤溪之說，則萬木草堂一名，於光緒十九年癸巳冬間，始正式稱。張篤溪名伯植，爲萬木草堂後期學生，據其所記萬木草堂開館經過，較梁啓超三十自述及清代學術概論所志尤爲詳確可徵，張篤溪遺稿記云：

「康南海先生與石德芬友善，光緒十六年，德芬主講大館時，特於多月別講多學。時吾粵城館有大館，中館，蒙館，猶大中小學也。其就蒙館讀經者，十人以上。中館講

經兼論文，則弱冠生二三十人以上。其數十百人者號大館，則有諸生達才長者，余粵九十縣才俊萃焉。粵例多學以多月初旬起至臘月中旬止，爲學者專課詩文，遂延先生設時，於是粵之學者始從先生問學，



萬木草堂別考

簡三

來謁，先生初與之論詩禮，泛及諸經後，乃告以改制之義，仁道合羣之理。千秋豁然悟，遂著萬木草堂弟子籍。是萬木草堂以千秋爲首

，再移講舍於甯邊街鄭氏祠，時所編之書正多，而以孔子改制考體大思精，乃選同門助纂，以千秋總其成。歲癸巳冬，三移講舍於府學宮文昌後殿內仰高祠，始顏曰萬木草堂」。

時假徽州會館爲授徒地。六月陳千秋未加叙錄外，第二段檢覈康梁記述，

亦俱吻合，所異者萬木草堂一名之得名先後，萬木草堂之正名，自以張說爲可據。至康梁師生關係的開始，如據梁啓超著清代學術概論云：「啓超年十三，與其友陳千秋同學於學海堂，治戴段王之學，千秋所以輔益者良厚。越三年，而康有爲以布衣上書被放歸，舉國目爲怪。千秋啓超好奇，相將謁之，一見大

服，遂執業爲弟子，共請康開館講學，則所謂萬木草堂是也」的簡單，陳梁在當時知識水準，在一般智識青年之上，梁啓超且已中式鄉試，爲己丑科（光緒十五年）舉人，其時康有爲，甫應順天府試下第歸，豈有相與辯難，而不從其實學以爲訪求師資的對象。篤溪遺稿，所記石德芬延康有爲授大館詩文一段，則爲各人紀叙所略，甚至康有爲自編年譜，亦未詳其事，梁啓超三十自述中，則更無論矣。但從此一則記敘，厥爲研究康梁師弟淵源的第一手材料。我從康有爲手批梁任公詩稿手蹟研究，梁啓超與陳千秋，當年之在大館聽康有爲講授詩文，甚有可能。再以康有爲年譜記述陳梁及門經過：「光緒十六年庚寅，三月，陳千秋未見，六月來及門。八月梁啓超來學。」